

雪乡“热雪”暖寒冬

□刘忠民

在黑龙作家朋友的反复邀请下，新年的首场旅游，我决定去鼎鼎大名的中国雪乡。

火车一路向北，来到牡丹江站的时候，天寒地冻，朋友们为我扣上皮帽子，披上羽绒服，套上皮靴，他们的热情周到一下子把我温暖到。接着，越野车就拉着我，冲向林海雪原。在随后的一个多小时里，车窗外，是满眼千里冰封的皑皑雪山，玉树临风的白桦林，银装素裹，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，让我兴奋！车子在张广才岭的山路边停稳，岭下的景致让我吃惊不小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错落有致的小村庄，那里的房屋被厚厚的积雪压低了檐头，好像一只只圆鼓鼓、胖墩墩的大蘑菇，典雅自然，有如画卷，如果不是升起的缕缕炊烟，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梦幻的世界！

朋友向我介绍说，雪乡位于张广才岭与老爷岭交汇处的双峰林场，这里气候特殊，北上的日本海暖湿气流与南下的贝加尔湖冷空气在此频繁交汇，且有老秃顶子山、大秃顶子山、云龙山三座海拔均在1600米以上的高山阻隔，便形成了“夏无三日晴，冬雪漫林间”的特殊气候。这里的冬季雪期漫长，降雪频繁，雪量大，雪质好，粘度高，纷纷扬扬的白雪在风力的作用下随物具形，日积月累，塑造出赏心悦目的奇特景观。来到村前，我发现，雪乡民居的积雪厚达1米，犹如雪山压顶，披挂厚雪的各种建筑似奔马、如巨龟、像神龟、胜过大蘑菇……千姿百态，美不胜收。

漫步在一公里长的雪乡大道上，沿街两侧商铺林立，建筑风格极具雪乡文化特色。一张张牌匾上书写着童话邮局、雪乡文化展览馆、雪院小酒馆、伐木小卖部等等，古拙的字迹好似把我带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雪乡伐木工人顶风冒雪，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。行走在雪乡，忽然会有飞龙、紫貂、狍子、梅花鹿一些动物与你相遇，那憨态懵懂，灵动可爱的样子，仿佛和你是老相识一样。雪乡动物信马由缰，有的甚至会撞开院门，拱进屋里，它们用行动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。

在雪乡滑雪，我不仅坐上了雪圈，狗拉的爬犁，又和朋友们推起了雪人，打上了雪仗，举一瓢热水，做泼水成冰的奇特游戏，并童心大发地游起了雪泳，还穿上鲜艳的滑雪服，脚踏滑雪板，进行着惊险、刺激、浪漫的滑雪运动，飞驰于白雪之上，雪岭之间，飒飒清风，鼓舞着我一路向前，酣畅淋漓地享受着冰雪的快乐。

当我们在雪乡热炕头上吃着铁锅炖、冷水鱼、火锅等山珍野味，喝着贵药材配制的饮品的时候，雪乡的夜幕降临了，数千盏大红灯笼和一道道光束亮起来了，它们一会粉红，一会银白，一会冷紫，一会橙黄，一会淡绿，各色光彩涂抹在洁白无瑕、大小不一、形态万千的雪体上，涂抹在屋檐下、窗户旁、木杆上的苞米穗子、红辣椒、白蘑菇上，流露出迷人的色彩，将雪乡扮靓得如童话世界一般美好。

伴随着清脆悦耳的叮叮当的驼铃声，可爱的驯鹿拉着花车，把我们载到了雪乡广场。这里喇叭声声，锣鼓喧天，彩扇飞舞。豪爽热情的雪乡人邀我共舞。我们围着熊熊的篝火，开启雪地蹦迪、大秧歌，载歌载舞，尽情律动的舞蹈，让人们热血沸腾，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，红的火，白的雪与人们缤纷闪烁的脸庞，将雪乡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沸腾世界，和谐幸福的欢乐海洋。

(作者系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)

西江月·山东师大

□胡乐浩

趵突泉水澄澈，

明湖荷叶鱼欢。

莘莘学子活力扬，

青春倩影正长。

秋来千株流丹，

春至百花盛放。

书芬坊内万卷展，

经年氤氲书香。

(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)

年味

□耿艳菊

年底的地铁依旧人山人海，大家从年头忙到年尾，在滚滚的人浪里、艰难的生存里早已由牢骚满腹化为机器一样地运转着。淹没在人海里，被一股强大的力推着往前走时，不由自主唏嘘感叹，浩荡岁月，锦绣年华，就这样一年一年去了。

忙碌的脚步，日子看起来满满当当，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像看着一趟列车疾驰远去，光影里的轰隆隆让人无端怅惘。

下了地铁，往单位所在的胡同走。到胡同口，一抬头，发现社区的管理员正在每户人家的大门口挂红灯笼。一个个红灯笼点缀在一户人家的大门楣旁，真是吉祥如意，像一朵朵绽开的笑脸，让人心底顿时暖洋洋、喜洋洋。地铁里拥挤的烦恼、现实世界里的生之艰难竟变得可爱了，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。好吧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整个人豁然轻松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冬日那种沉闷的空气也一下子变得轻薄

明亮了。

前面走着两个中年人，左边那个衣着讲究的中年人突然鼓起掌来，说：“嘿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灯笼挂得好啊，这才是过年的样子嘛，年味就是要这样欢欢喜喜的才对。”中年人的行为有些突兀了，让人莞然而笑的同时，又不禁欣赏起他的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。

我想起八百里外小镇上的父亲。他们的风格太像了。若是父亲看到这红红的灯笼，一定会欢喜称赞。小时候，家里的日子并不富裕，可父亲却把生活过得很有讲究。那时，家里堂屋的条桌上总是摆放着两瓶花。哪有闲钱买花呢？那是绒布花，城里亲戚淘汰的。父亲觉得不错，就郑重其事地找来两个喝完的酒瓶，摆在堂屋里，一进门就能看到花在静静地甜美地开着，朴素的屋子立时有了光辉。隔一段时间，父亲会让我们和他一起把花拿到压水井边清洗。父亲告诉我们，清洗掉灰尘，花精神，咱们看着，心里也精神。

母亲常说父亲像个孩子。小孩

慌着过年，父亲更喜欢过年。一进腊月，父亲天天骑着自行车去镇上的集市采买年货。镇上的集市只有一条街，却热闹得很。平常是各样物品摆在街两边，到了腊月，街中间一长溜都是摊子，行人往来，摩肩接踵，吆喝声，讨价还价声，熟识乡邻的聊天声，热哄哄，闹哄哄。

现在想来，那样的民间景象才是最温情脉脉的。置身其中，心里亮堂堂的，只觉得人世是这般的好，只想好好热爱这当下。每年过年从外面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哪怕这条街拥挤难走，我也一定会去感受一下老家人过年的热情和生活的这份热乎劲。

铭刻在记忆里的还有父亲每年过年必然带领我们写春联。大年二十九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大桌子旁，母亲把一块大红纸裁成一个个小正方形，父亲教我们写“春”和“福”字。一个晚上，我们几个孩子兴致高昂地写了一大叠。年三十的上午，我们又和父亲一起把家里所有的地方都贴上我们的杰

作。一转身，一抬头，都是“春”和“福”，我们沉浸在这样的欢喜里，其乐融融。

父亲最喜欢写“抬头见喜”“出门见喜”“出入平安”，贴在树上和院子外的围墙上。这是一份美好的心愿和祝福，是祝福我们自己，也祝福路过或来串门的乡邻和亲朋好友。

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农民，从前读过一些书，毛笔字并不常写，而他却不怕别人笑话，数年来的春节一直保持着这份习惯。这样的郑重以待就像对生活的态度一样，在有限的条件里，总能让人感受到生之喜悦。而那时，一个普通的农家，要供应三个孩子读书，可想生活之艰，父亲的压力有多大。

我走在异乡挂满红灯笼的胡同里忆起这些往事，内心里的感动像浪花翻涌。我们常说过去的年味浓郁，而年味其实就是过日子的喜悦劲，有奔头，有盼头。电视里锣鼓喧天，唱着：“欢欢喜喜过大年……”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

《雪后天晴》李海波 摄

公益广告

不动产统一登记

登记更便利

信息更安全

保护更有效



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

总编辑 褚洪波